



高颜值女孩两次整形手术花光8万元积蓄

“想花钱变美,结果却变丑了”

“想花钱变美,结果却变丑了。”颜值自评80分的小丹(化名),大学毕业后积攒了8万元进行美容整形,可经过两次手术后,她却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人了。近日,小丹接受记者采访谈起整形历时,满脑子都是后悔。

“想花钱变美,结果却变丑了”

上大学时,身边的朋友都说小丹像某位香港演员,要是在五官上“动一下”就更像了。

小丹一直觉得自己的鼻头太大,缩小一点会更精致。她还想将自己的单眼皮弄成双眼皮,这样与那位港星就更像了。

此前,一位大学室友做了一个整形小手术后,小丹也跃跃欲试,无奈囊中羞涩,家人也不支持,只好作罢。

大学毕业工作后,小丹终于攒足了整形的手术费用。“导医说手术就是睡一觉的事,我就想着动一次刀不容易,不如一次到位。”思来想去,小丹增加了“开眼角”和“自体脂肪填充面颊”的整形项目。经“朋友的朋友”介绍,小丹最后挑选了一位韩国医生主刀,在武汉一家美容医院做了整形手术。

小丹签下5万元的手术协议后兴奋不已,期待第二天镜子中的自己变成想要的面容。手术后,小丹被镜子中的自己吓了一跳:眼角附近有疤痕,一只双眼皮脱落为单眼皮,手术后鼻头增生,没有出现期待的精致。

“想花钱变美,结果却变丑了。”小丹索性辞职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经过数次交涉,今年2月,美容医院同意给小丹做“返修手术”,但需要再支付3万

元费用。

考虑再三后,小丹拿出了自己最后的积蓄,做了第二次手术。结果更大的问题来了,小丹发现自己睡觉时眼睛没办法完全闭合,而且干涩难忍,视力也有所下降。她的鼻子也有点歪斜,填充物清晰可见,面部脂肪填充也显得不平。

第二次手术后,小丹越来越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偶尔出门也要戴上帽子,即便与记者见面时也把帽檐压得低低的,试图遮住眼部疤痕。

“朋友的朋友”是美容医托

小丹后来得知,给她介绍美容医生的“朋友的朋友”是一名美容医托。

小丹上手术台前试图与韩国医生交流,说了一堆想要达到的美容效果,对方只是点头说“嗯”“没问题”“很简单”。后来,小丹才知道这位韩国医生不会说中文。

一名职业医托告诉记者,面对面的美容整形营销主要针对亲朋好友,量比较小。现在美容整形营销主要靠网络平台。

这位职业医托说,哪怕你只留下只言片语,他们也会穷追不舍。“无论是谁,做美容手术前都要去网上做功课,这些人群就是营销重点,转化率相当高,效果很好。”

记者以想做美鼻手术为名登录某红书,不一会儿,一位网名为“美呗咨询顾问仙仙”的人员马上与记者搭话。一番寒暄后,对方让记者填一张表,还特意嘱咐手机号不能错。随后,对方说已将记者的求医信息发给了武汉鼻部整形最好的四家美



容医院。很快,四家美容医院的美容顾问便给记者打来电话,先后发来鼻部整形案例、价格、医生等信息,事后还不停给记者打电话进行推销。

长期在医疗美容行业工作的任远解释,记者遭遇的营销方式属于“大数据网上引流”,记者若与上述四家医院中的一家成交,“美呗咨询顾问仙仙”便可获得30%左右的提成。

任远透露,线下医托提成一般可以达到50%到60%。一般鼻部整形费用不会超过1.8万元,小丹的美容开销一半进了医托的腰包。

有人从美容失败中看到商机

“最极端的美容案例,有医托可以提成80%。”任远透露,美容播主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也引得美容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如某高校的一名女生,自己整形成功后从中看出商机,索性开了各种视频号当起美容播主,吸引了大量粉丝,一年下来挣了百万元。

“从客户角度看,美容手术失败率占到40%,其实不一定是医学的失败,更多的是美学的失败。”任远认告诉记者。

正是从众多美容整形失败中看到商机,90后女孩张子聪去年成立了武汉颜面美容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专门教人如何选医院、如何选美容医生、如何砍价。

张子聪的创业动机来自亲朋好友的美容整形失败经历。她称,由于医生少、需求大,有医疗机构以所谓名医名师、专业医疗资质等作为噱头,甚至通过虚构、夸大医生资历、医疗机构资质荣誉等方式,给消费者以服务品质很有保证的假象。

张子聪已为400名客户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美容机构,并指导了全国各地上百名美容客户进行维权。“我们不仅跟客户签约保障美容效果,还能节省15%的费用,每一个美容步骤都给客户把关,让爱美女士少走弯路。”

自然和自信的美胜过外在的美

谈起为何要进行美容整形的初衷,小丹坦言:“虽然自己长相不错,但人无完人,总希望自己更完美一点。”这其实是一种容貌焦虑。

“很多人并不适合美容手术,尤其是完美主义者。”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戴正清教授之前就留意到美容机构对顾客不加甄别的现象。

戴正清曾当面跟美容机构进行沟通,希望手术前给客户做一个评估,排除心理上不太适合的美容手术者,尤其是完美主义者。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没有一家美容机构听从他的建议。

戴正清分析,青年人容貌焦虑有对自己长相、出身,甚至性别缺乏认同的原因,也有视频主播通过美容、美颜、美妆处理容貌后带来的影响。另外,社会竞争压力也加剧了容貌焦虑。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创伤科主任张淑芳建议,缓解容貌焦虑首先要学会自我减压。每个人的容貌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并非十全十美。容貌并不代表一切,不要过于纠结缺点,要能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一面。“自然和自信的美超过了外在的美,一个心情好的人,从内到外都透着光,这是自信和自然的美,不是美容机构能够给予的。”

据《武汉晚报》

长沙街头出现高价女仆陪玩店

有人充值一万多元

“来来来,点一个。”昏暗的灯光下,十多个身着黑色女仆裙、头戴发饰的妙龄少女微笑着,在包厢内一字排开,让顾客随意挑选——这是长沙某女仆(陪玩)店的场景。

在某生活消费APP上,这些名为“别害羞”“女仆公馆”的陪玩店在长沙已有十余家。客人可以付费让女仆陪玩游戏,也可付费加微信、外出看电影、吃饭。

“女仆”,源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女仆陪玩店的地方。

这些“女仆陪玩”服务,到底卖的是创意还是噱头?是否涉嫌违法?

S级女仆一小时300元可陪看电影陪吃饭

长沙黄兴广场附近,一家酒吧装修模样的店铺没有招牌,但硕大的玻璃橱窗内陈列着穿着蕾丝制服的塑料模特。

“一个人?要点个小姐姐吗?”这时,一位身着红色蕾丝裙、梳着双马尾的女子走进记者



的视野。

随后,记者被带到游戏房间内,房间内设置了摄像头,L型的沙发正对着屏幕,左侧还有一些枕头,宽度刚好容下两个人。

不久,十余位身着女仆装或其他制服的女子进入房间,站成一排。

空气中弥漫着化妆品散发出的香味,她们用日语和记者打招呼:“你好啊!欢迎!”并顺势鞠躬,让顾客挑选。

桌面上摆着一张价目表,表上清晰地标注着不同级别陪玩人员的价格。

“S级300元一小时,A级100元一小时,加微信300元,外勤则价格翻倍。”

“女仆会按照‘综合素质’即容貌、身材、谈吐划分级别。”一位自称S级的女孩解释道,“主要的服务项目是陪玩、陪你聊天,打游戏,玩桌游,如果在酒量范围内,也能陪你喝点酒……”

不提供特殊服务有不少学生兼职

“只陪玩游戏?不提供别的

服务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这位S级别女仆坚定拒绝道,“别的服务我们这里没有”。

她告诉记者,这里的“女仆”大多是“95后”,她就是1999年出生的,从家乡毕业后,到长沙来上班,店内还有不少学生兼职。“平时也有不少人跑来问色情服务,都被我们拒绝了。”她说。

环顾店内四周,记者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脸庞稚嫩,不少身着奢侈品牌。

一位年轻男性告诉记者,他充值了一万多元。“因为在长沙没什么朋友,就一直在这里玩,一玩就是一天。”

当晚11点,记者准备起身离开。“其实你可以加我一下微信嘛!就300块钱,以后可以一起玩啊!”女子最后说道。

一些陪玩店不仅有女性员工身着女仆装,也有男性员工身着执事装(“执事”一词源于日语,意为管家)。

虽然大部分陪玩店声称不存在色情服务,但由于缺乏监管,存在未成年人员挥霍消费等问题。

不久前,西安一名17岁男孩在暑假期间将本该用于出国

留学的30万元挥霍一空,其中一大笔钱就花在了女仆店。

律师表示:如有“性”暗示则违法违规

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看来,陪玩店是市场经济中因群体需求而产生的新消费形态。

“有的人可以应对孤独,但有些人则需要有人陪伴,而同时,还有另一群人愿意在接受金钱后陪伴他人,这就形成了需求和供给的闭环。”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聪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未有明确针对“陪伴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

但是,一些店铺如果借着“女仆店”的名号在宣传中故意搞“性”暗示,店里“女仆”着装过于暴露,甚至外出“陪睡”等等,则属于明显违法违规。

另外,在女仆店日常经营中,也存在一些招收未成年“女仆”和“女仆”被侵害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同样要坚决打击。 宗和